

走向学术前沿的生活方式研究

王 雅 林

生活方式研究在我国几乎是同社会学的重建同时开始的,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生活方式研究“热”。在此之前生活方式并不具有科学范畴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又常常在诸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反动腐朽生活方式”等否定的意义上才出现,这些都明显反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特点。改革开放的步伐唤醒了人们心中长期被压抑的追求正当生活的愿望,现代化的启动和人民对改善生活条件的信心自然又把回答“怎样生活”的问题提到日程。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活方式研究应运而生。在这之后发表的大量生活方式论著正是试图从不同角度回答人们“怎样生活”的问题,许多实证研究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历程;理论研究则初步构建了生活方式的理论体系,社会学者对生活方式的理论构建还“输出”到其他学科,成为我国社会学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有生有色的贡献之一。但是,生活方式研究被提到日程伴随的是我国社会学刚刚“搭台”的过程,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成熟性自然也反映在生活方式的研究上,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没有在社会学“正统”的理论体系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应用研究则多为现象描述,缺少理论解释的力度。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形成了90年代以后生活方式研究相对冷清的局面。

今天,当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走过20个年头的时候,恰逢人类社会的世纪转换,此时此刻当我们面对中国和世界巨大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分明又一次感受到了时代脉搏对生活方式研究的巨大期待和驱动。在我国,如果说20年前时代的呼唤引起生活方式研究的勃兴并使之走进社会学的视野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预期到,当我们走进21世纪之时,一种新的时代发展要求不但催化着生活方式理论的成熟,而且将把它推向社会学的理论前沿。

首先,面向21世纪,在中国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将确立起一种发展的普遍性原则和新发展观,即“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社会学研究应通过理论创新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框架。为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首先要发展物质生产力,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应如此,同时也必须找到人的发展的实现形式;而生活方式就是“人的生产方式”,它把社会创造出的发展资源通过生活活动的中介作用转化为人的需要形式。因此,如果要建立起“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的社会学理论框架,生活方式概念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目前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大多是以社会客体、线性的结构及其变迁为特征的,在这种理论体系中,生活方式只是一个局部的、微观的、辅助性的概念。生活方式概念固然可以表述人的具体生活活动,但它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作为人的发展和需要满足的现实形式的含义却没有得到发掘。

其次,依据人类的基本活动可以做生产和生活两大类划分的原理,我们可以把现代化表述为获得现代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将被纳入全球的信息化进程并将实现社会的信息化。对未来的社会形态,我们可以用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表述,诸如“信息社会”、“高新技术社会”、“知识价值社会”、“后工业社会”

等。但在未来的中国和世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从事生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将大大增加;甚至将会出现“闲暇时间超过工作时间”的“历史性倒转”,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大大上升。因此一些学者又试图用生活方式界定未来社会的特征,诸如说未来社会是“闲暇社会”、“梦想社会”以及说未来的经济是“体验型经济”等等。这些表述虽具有探索性,但它透视的信息则是在未来社会中生活方式将日益成为表述社会质态的概念。另外,过去人们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主要是讲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很少讲两者的互动关系,实际上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既是“因变量”,也是“自变量”。我们这样说的含义是,生活方式不但为社会生产提供价值目标,而且也将“生产”生产。一个社会越进步,生活方式通过“人的生产”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功能就越大,这些也要求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与之相适应。

再次,未来社会在人们的生活领域将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生活方式的多种选择、多种趋势和吉登斯所说的“生活风险”都将增多,特别是迄今人类尚未求解的一道令人困惑的难题是具有极大张力的市场机制所奉行的“工具合理性”原则冲击着“生活合理性”。因此,我们的社会除了需要市场经济这种“配置方式”外,还需要借助另一种“配置方式”即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的内在身心平衡。没有对生活方式问题的深刻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难以落实到实处。

通过以上的简述,我们有理由说,面对着全球背景下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充满着社会期待和理论期待。在今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中,生活方式研究要解决的任务是从“登堂入室”到走向学术前沿,在构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构与过程理论体系中确立自己基本理论范畴的位置,成为具有重要解释力的概念。同时,作为一个表述人们生活活动的主体性概念,它有助于把个人与社会、宏观和微观、主体与客体的分析结合起来,这也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当然,无论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生活方式研究,还是作为分支学科的研究,都存在许多难题,比如生活方式概念的规范化问题,在有所理论借鉴的前提下,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和构建相应的概念体系和方法的问题,对生活方式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是否能良性运行和充满生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向人们提供符合人的本性与发展的生活方式。我们期待着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创新。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
本栏责任编辑:张宛丽